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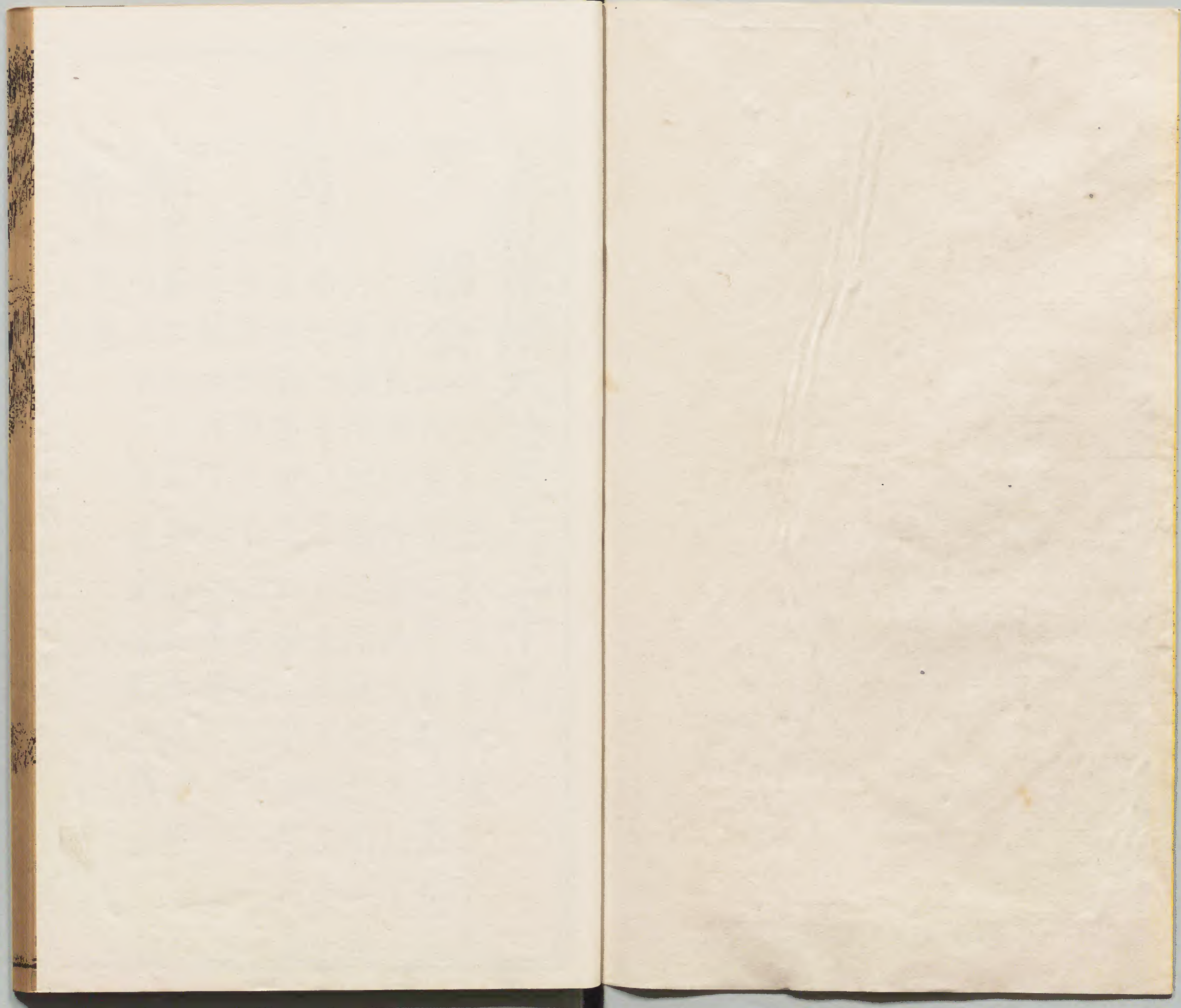
春秋大全

廿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0	
冊數	108 ( 76 )		
函號	列	3	1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九

九

昭公

昭公一人公名稠襄公妾齊歸之子夫昭公十五年孫齊在外七年凡三十二年薨于乾侯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周

周卒王室亂弟敬王立昭二十三年尹氏

入于成周王子朝昭二十六年敬王

鄭

鄭魯昭公十二年簡公卒子定公寧

齊

齊詳見襄公元年



宋

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昭

晉

起為政魯昭公十年平公卒子昭公夷

立魯昭公十六年晉昭公卒子頃公去

疾立昭公二十八年魏舒為政昭三十年

衛

卒子靈公元立襄公

蔡

魯昭公十一年楚殺蔡靈公滅蔡昭十

年昭二十年平公卒太子朱立昭二十一

曹

魯昭公十四年武公卒子平公須立昭

年悼公卒弟聲公野立昭三十二年

滕

魯昭公三年成公卒悼公寧立

陳

魯昭公八年哀公卒楚滅陳昭十三

杞

魯昭公六年文公卒弟平公郁釐立

薛

魯昭公三十二年見薛獻公穀卒

春秋來薛始書名子襄公定立



莒 魯昭公元年齊納莒公子去疾是為著

郊公立是年奔齊著立之弟庚與立是

邾 魯昭公元年悼

許 魯昭公九年遷于夷昭十八年遷

小邾 魯昭公十七年

楚 魯昭公九年楚圍弒邾敖而自立改名

尹昭十四年殺成然子瑕為令尹昭二

十三年子常為令尹昭二十

秦 魯昭公五年景

吳 魯昭公十五年夷昧卒子王僚立昭二

越 魯昭公五年越會楚

申 魯昭公五年越會楚

宋 魯昭公十五年秦景三十八年楚

末三年 吳夷















然則也賄弗與不巳召使若裂裳帛而與之曰帶信  
偏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若義也思難不越曰官其  
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  
命乃請諸楚曰魯雖有患也若所生之群吏治難而  
不守所由來也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也若所生之  
從之魯叔孫豹也其謂是二誰美請免之望靖而歸  
婦速疆場又賞其賢彼一侯誰美請免之望靖而歸  
其封疆而樹之邑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伯之視遠  
猶不可壹於令乎虞有苗夏有觀制伯之視遠引  
有徐奄自無於令乎虞有苗夏有觀制伯之視遠引  
有主齊盟者誰能為盟焉吳獫狁有蠻楚亦執事豈  
盟為日久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亦可乎魯爭  
善莫不競趙孟賦大圖之固請諸楚楚可許之乃免  
孫令尹孟謂叔向曰明之固請諸楚楚可許之乃免  
事畢趙孟謂叔向曰明之固請諸楚楚可許之乃免  
弱令尹疆其可哉雖可尹自趙孟曰何故對曰疆以  
克弱而安之疆不義也

赫宗周褒姒戎之疆不義也令尹為甚民弗堪也將  
少儒矣諸侯料往若獲諸侯也令尹為甚民弗堪也將  
何以終夫以疆取不義而克內之邑也其道以淫虐弗  
聽也程子曰公羊傳連者何內之邑也其道以淫虐弗  
而取之故隱避其辭亂

按左氏季孫宿伐莒取鄆莒人訴於會楚告晉曰  
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有欲求貨  
於叔孫豹而為之請者豹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  
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雖  
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請於楚曰魯雖有罪  
其執事不避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莒魯爭  
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曰王  
也乃免叔孫其不曰伐莒取鄆者乘莒亂而取邑



鷹之卒章趙孟賦棠棣且曰吾兄弟出於野也  
 可便無吹免穆叔子賦棠棣且曰吾兄弟出於野也  
 國賴天子知禹功使劉定公勞趙孟於趙也  
 美哉天子禹功使劉定公勞趙孟於趙也  
 冕端委以治民乎對曰諸侯大夫之罪也  
 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諸侯大夫之罪也  
 所謂老將加而謀及長也  
 卿以謂主將加而謀及長也  
 怒民不叛何侯而於及朝不謀也  
 民御不孫以事之且魯以中何年以出也  
 旦及日中吾知罪且魯以中何年以出也  
 忍其內焉用之乎且魯以中何年以出也  
 賈而欲贏而惡其可乎且魯以中何年以出也  
 持媵曰雖惡是聘之可乎且魯以中何年以出也  
 懼告子美曰雖惡是聘之可乎且魯以中何年以出也  
 與犯請於二子產曰請使女擇焉皆許之使疆委禽焉  
 布幣而請於二子產曰請使女擇焉皆許之使疆委禽焉  
 觀之曰子哲信美矣抑子南夫也乘而婦所謂

故不悉書為內諱也  
 曰邾莒其邑也伐國而奪其地者王也然何不以不書莒或  
 莒邾其邑也伐國而奪其地者王也然何不以不書莒或  
 詞固異也以其邑也魯為國者始矣春秋孫氏曰邾莒事相與附此者  
 諸及邾實莒也魯爭邾之始矣春秋孫氏曰邾莒事相與附此者  
 內之邑也非也魯常邾見於春秋孫氏曰邾莒事相與附此者  
 運本屬莒也非也魯常邾見於春秋孫氏曰邾莒事相與附此者  
 父伐邾邾取之何異詞而書法不乘亂而取之氏以不為乘  
 亂取邾邾取之何異詞而書法不乘亂而取之氏以不為乘  
 乎亦陳氏曰歸隱諱其異詞而書法不乘亂而取之氏以不為乘  
 此亦陳氏曰歸隱諱其異詞而書法不乘亂而取之氏以不為乘  
 不書伐未當然則云何猶公命也乘亂而取之氏以不為乘  
 則收奪而巳矣取則云何猶公命也乘亂而取之氏以不為乘  
 附錄左傳夏四月子月趙孟孫禮終趙孟夫入于鄭  
 皮遂戒穆叔且告之曰夫趙孟孫禮終趙孟夫入于鄭  
 及享貝五獻之乃豆於幕下孟為客禮終於子產曰敢  
 武請於豕宰美之乃豆於幕下孟為客禮終於子產曰敢  
 叔賦鵲巢趙孟美之乃豆於幕下孟為客禮終於子產曰敢  
 繁大國省牆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賊野有死



順也適子南子皙怒既而秦甲以見子南欲殺  
之而取其妻南子之執好見之及衝擊之異志  
也故傷大夫歸夫南子之產曰國直約幼賤有罪皆在  
楚也乃執子南而殺之今君尊之曰國直約幼賤有罪皆在  
之所紀不為國也今君尊之曰國直約幼賤有罪皆在  
不尊貴也幼而不子哲上大夫用兵嬖大畏威也奸  
罪五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其從乎無重而親  
私難也六月庚辰鄭吉不楚宥女以遠勉其從乎無重而親  
叔而何蔡叔圖鄭國不利則王行馬故也何疑焉周國政也非  
於諸游有叔圖鄭國不利則王行馬故也何疑焉周國政也非

#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傳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  
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鍼其廉反

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  
此而巳乎對曰且秦多矣若歸臣此吾何以得見  
女叔齊以告公曰且秦多矣若歸臣此吾何以得見  
過必齊歸令圖令鍼懼選於寡君是見趙子能如  
子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寡君是見趙子能如  
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寡君是見趙子能如  
弗能斃也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寡君是見趙子能如  
曰孟視之曰國無道乎穀和孰待天贊之也  
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寡君是見趙子能如  
秦無大夫此何矣主民而誰能待天贊之也  
之國不夫此何矣主民而誰能待天贊之也  
諸侯之尊弟能容其母弟故諸晉也謂之出奔也  
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屬通其  
按左氏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杜氏曰后  
公其權寵如兩君其母曰弗去懼選景公數其罪而  
加鍼遂出奔書此見人君寵愛其子不差以禮是



禍之也鍼之適晉其車千乘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乎對曰此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叔齊曰秦公子必歸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後五年秦伯卒后子歸書曰弟者罪秦伯也夫后子出奔其父過之而罪秦伯何也春秋以均愛望人父以能友責人兄父母有愛妾猶沒身敬之不衰况兄弟乎兄弟翁而後父母順矣故不曰公子而特稱秦伯之弟云劉氏曰公羊云也非也如傳所說當書曰秦伯放其弟鍼于晉今經言介何以見秦伯仕之於晉乎所謂秦無大夫若直禮

**附錄**左傳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

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里

#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左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厄以什共車必克困諸厄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為互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謂之笑之未陳而薄之敗之公羊傳曰此大鹵也何上平號曰大原地名從主大鹵太原晉陽縣大鹵太原也按六月宣王北伐之詩其詞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而詩人美之者謂不窮追遠討及

春秋 全 二十九 卷



封境而止也朱子曰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然  
則太原在禹服之內而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  
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  
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尚步卒汪氏曰如魏之爭以  
變詐相高日趨苟簡皆此等故之矣書敗狄譏之  
也高氏曰箕與交剛之役皆晉人至是卿帥師則  
也晉益衰矣陳氏曰晉自悼公以來狄師不出則  
狄至是而再見其再見何晉彌衰也悼公之霸也  
魏絳諫曰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  
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我失華母乃不可乎悼  
公卒復有事於戎狄至伐鮮虞春秋遂狄晉矣

#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左傳莒展與立而奪辟公子秩公子  
召公子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

天下國家定于一吳楚僭號經不書葬土無二王  
也以忽繫之鄭則突不稱國以小白繫之齊則糾  
不書子國無二君也展與乃莒子而去疾曷為又  
以國氏乎程氏曰去疾假齊之力以入莒討展與  
之罪正也其以國氏與去疾之討有罪也此莒之  
公子曷為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不  
疑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稟也其書入者難詞也陳  
曰前言齊無知弒其君後言小白入于齊前言莒  
人弒其君後言去疾入于莒則不與弒之辭也前  
言衛侯入于夷儀後言衛甯喜弒其君前言齊陽  
生入于齊後言齊陳乞弒其君與弒之辭也故曰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 莒展與出奔吳

展下公穀無與字



左傳展與奔吳程子曰為弑君者所立而以國氏者罪諸侯也

展與莒子也曷為不稱爵為弑君者所立既立乎其位而不能討賊則是與預聞乎故也斯不可以有國矣趙氏曰鄭忽曹羈未踰年出奔不稱爵言大也劉氏曰莒展子也而不謂之子展失子之道也凡人之所以稱乎臣者以不討賊父殺矣而子不復讐是固無臣子之理也臣不討賊父殺矣而子不叔孫氏之豎牛殺孟丙仲壬以立昭子昭子亦宜乎魯殺豎牛仲尼聞之曰叔孫昭子不賞私勞不可賊而忘君父哉不可以有國則曷為以國氏程氏曰罪諸侯之與其立也虢之會展與無列何以見諸侯之與其立乎莒雖以亂未能預會然訴魯取鄆而在會者欲執叔孫則知諸侯之與其立矣亦

以國氏惡崇亂也高氏曰莒人弑君諸侯不共討欲執魯大夫是不以莒人為楚人方聽莒人之訴而小侯之例固無疑矣獨展與以此條莒去疾與齊諸侯之與莒立此意似晦竊意國無二君常例也波突行與莒糾方爭國故不得書君書者變例也波突踰年成君矣其不書爵已足見絕之之意若既立不書莒何以見其已立乎陳宅以見絕之書亦係以被討不係國則上文已見矣

# 莒帥師疆鄆田

左傳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齊胡不及公子戚明以大麗與常儀靡奔齊君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大莒為竟也與莒為竟則曷為帥師而疆鄆田者何與氏曰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嘗帥師而城之復為莒所

卷之九



取今乘莒之亂而取之又疆之帥師以疆其田必帥師者  
何以不義得之懼亂不服也疆之帥師以疆其田必帥師者  
氏曰取師之為師疆之帥師以疆其田必帥師者  
不意而取師之為師疆之帥師以疆其田必帥師者  
矣故遣卿帥師而疆之然魯秉其禮則莒人來爭亂出  
取田以志亂也注氏曰疆之帥師以疆其田必帥師者  
者之所非義也書疆田者一秋則先王之書假田者一守矣書  
聖人之非義也書疆田者一秋則先王之書假田者一守矣書  
曰莒之特筆所書疆田者一秋則先王之書假田者一守矣書  
展與弑君而不立棄人也夫若未是謂君之子重於言也  
也藉使君而不立棄人也夫若未是謂君之子重於言也  
賢矣不亦害天下之教乎公羊云莒亂帥師非也固以弑父  
屬莒故嘗取其邑未得地也且魯疆莒小魯安莒亂  
何為乃此乃欺之非畏之也且魯疆莒小魯安莒亂  
畏莒哉

# 葬邾悼公

高氏曰春秋來邾始書葬蓋邾滕薛小國也棄遠

甚國也皆至昭公而書葬是魯衰

## 附錄

疾左傳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子  
駘為崇疾向問焉曰寡君之疾  
氏有子伯曰閔伯季曰實沈居  
也日尋于戈以相征討后帝不  
主辰商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  
唐人方震大蕃育其子孫及余  
邑姜是震而蕃育其子孫及余  
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余  
以命之及成王戚唐而封大  
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  
玄冥師之允格參神也昔金天  
澤以冥師之允格參神也昔金天  
其祀此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  
也抑是乎二晉主汾而滅之矣由  
灾於此乎二晉主汾而滅之矣由  
時於此乎二晉主汾而滅之矣由  
也於此乎二晉主汾而滅之矣由  
朝以聽政星辰之若身則亦出  
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闕湫底  
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闕湫底

春秋大全

卷之九

十一







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  
疆禦已甚詩曰不侮寡不畏疆禦秦楚匹也使后  
子與子于莖辭曰不侮寡不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  
唯命且臣與羈莖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  
忌楚靈王即位遠羈為令尹遠故疆為太宰鄭游吉  
如楚葬知敖且聘立君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  
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  
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按左氏楚令尹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  
還入問王疾縊而弒之使赴於諸侯應為後之詞  
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初圍之未動於惡入預夏盟  
緝蒲為宮設服離衛杜氏曰緝蒲為王殿屋屏蔽  
陳於前以自中國大夫莫不知其有無君之心矣  
雖以疾赴曷為承偽藏在諸侯之策乎杜氏曰楚  
故不當是時仲尼已生將志于學注氏曰襄疾二十  
書試

年十乃所見之世非也又曷為因之

而不革乎曰此春秋之所以為者才  
脩之者也薨則書卒卒則書卒弒則書弒葬則書  
葬各紀其實載於簡策國史掌之此史官之所同  
而凡為史者皆可及也或薨或不薨注氏曰曾君  
薨外諸侯沒則或卒或不卒注氏曰內大夫書卒  
或弒或不弒注氏曰外諸侯見弒皆書推鄭見厚  
書或葬或不葬注氏曰外諸侯葬會皆書而  
不討者筆削因革裁自聖心以達王事此仲尼之  
所獨而游夏亦不能與焉者也然則邾敖實弒而  
書卒何歟注氏曰楚人謂令尹圍弒君以立中國



力所不加而莫能致討則亦已矣至大合諸侯于  
申與會者凡十有三國其臣舉六王二公之事其  
君用齊桓召陵之禮而宋向戌鄭子產皆諸侯之  
良也而皆有獻焉不亦傷乎若革其偽赴而正以  
弑君將恐天下後世以篡弑之賊非獨不必致討  
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矣聖人至此憫之甚  
懼之甚憫之甚者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振也懼  
之甚者懼人欲之橫流而不能遏也是故察微顯  
權輕重而略其篡弑以扶中國制人欲存天理其  
義微矣問圍弑却敖而立春秋書卒而不書弑中  
為惡之人何所懲戒亂臣賊子又何懼焉茅堂胡  
氏曰見弑之君有書殺者弑君之人有書盜者有

書人者有書國者有書其一名氏者有略而不書者  
此聖人之精意也春秋若絜以弑法書之而不書  
則夫平明此義其春秋與權矣雖承其偽赴而  
公殺之比出奔晉又申之罪亦著矣王氏義曰歸齊慶  
封殺之楚度弑而加之罪亦著矣  
憚何也陳乞流涕而加弑君之罪今圍弑居而不稱  
罪惡尤甚蓋以圍弑廉君之後數行無道暴戾中國其  
絕之高誘蔡侯陳蔡不脩春秋之故擇其重而誅  
圍之聘于鄭未出竟聞策載不脩春秋之故擇其重而誅  
弑之新書卒也張氏曰則公實弑而書也聖人書卒者蓋春  
者諱也書卒者為三者足見鄭僖而書卒者蓋春  
陳氏曰臣圍弑其君晏然赴聖人微顯志晦之法賢  
也而其臣子聽焉相與楚之應臣子聽之詞甚矣無  
紀也從而書卒也魯蔡所以誅楚之固臣子聽之詞甚矣無  
圍之未弑也書卒也魯蔡所以誅楚之固臣子聽之詞甚矣無  
齊慶封狗於諸侯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











也聖王之罰不誅不教不誣無罪及其惡成而罪見誅之猶鷹鷂之發也無留獄矣豈幸而勝之哉

#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字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字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公羊傳其言至河乃服何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

按左氏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音旋季孫宿遂致服焉杜氏曰致少舉動人君之大節賢哲量之以行藏其道姦邪窺之以作止其惡四鄰視之以厚薄

其情故有國者必謹於禮而後動此守身之本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不妄悅人以自辱

禮記曲禮夫禮者自卑而尊人昭公既不能據經守正

失禮而妄動又不能從權適變無故而輕復終復

失國出奔客死他境蓋始諸此行矣常山劉氏曰

有度豈可非禮而行無故而復哉蓋進退皆非義也劉氏曰千乘之國至重也而動不以禮雖為之卑伏曲從猶之無益也適得輕焉譬之鄭衛之處子蒙珠玉而過中山之盜也滋益恭而滋益侵耳以此觀之為國以禮或曰禮者明微正於未動之前可也

已至于河而見郤錡欲勿反將得已乎曰以周公之胄千乘之國輕身以脩鄰好乃欲郤而不納夫何敢若曰敝邑褊小敬事大國惟恐獲戾



聞陳無宇見執於中都杜氏曰晉欲使齊以謂少姜之數於守適禮數如適夫人曰信也用是不違寧處跋履山川來脩弔事今若不獲進見剪為仇讎他國誰敢朝夕在廷脩事大之禮乎夫小國之去就從違聽大國之令也若非伉儷齊人請陳無宇之罪何以令之也苟有二命又何以為盟主如此晉人其將謝過之不暇敢不納乎昭公習儀以亟見左傳而不明乎禮其及也宜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公之漸晉人下比之迹不待貶絕而皆見矣河氏曰乃聞晉欲執之不敵往君子榮見與耻見距故諱使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或問公如晉至河而晉欲

之耻孰甚焉直書不諱何也茅堂胡氏曰如晉見卻錡亦可耻而非惡之大也耻有甚於此者衆矣是直書不諱舉動人君之大節書有疾乃復則勢當復者也其秋以公至河乃復為文者臣之晉而不欲其君見拒於人而以為公臨河而不濟懼心不難而自復也乃者有阻之辭盧氏曰君遷臣往惡莫大矣頭氏曰自是霸者之令抑君助臣而天下之為君者無以自立而晉之孫宿如晉而昭公孫宿曰公如晉而昭公如晉至河者六唯二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經書公餘皆識公數如晉見距不能以禮自疾明有疾而辱也采嘉呂氏曰如晉見距不能以禮自疾明有疾而辱也汪氏曰昭公之自取屈辱由其舉動昭公居其五足以見昭公之自取屈辱由其舉動昭公居其五足以時也嗣守社稷之重不朝于周以少姜之喪而持以晉親脩士弔之重是以妄說夫人而取辱也晉平如晉親脩士弔之重不朝于周以少姜之喪而持榮其為盟主抑未矣宣公如齊奔惠公之喪成哀乎積習之弊至於趙文子卒鄭簡公如晉吊晉人



辭之及雍乃復則不至而唯吊其妾而且吊其臣矣春  
秋書昭公適晉不至而復所以譏昭公之取辱亦  
以傷世道之衰也○劉氏曰穀梁云耻如晉故著  
曰昭公非也但云至河乃復安知有疾哉廬陵李氏  
也至河而見卻者四此年十二年十二年十五年  
年也至河而見卻者四此年十二年十二年十五年  
十也至河而見卻者四此年十二年十二年十五年  
梁以八年為季氏訴公與左氏少姜之事不誠如左  
氏說晉之辭公未失也春秋止罪公之誠如左  
而強為非禮無乃成少姜之為適乎又聞義不徒  
之行亦非也

壬景王三年  
晉平十九  
齊景九  
衛襄五  
蔡  
陳哀三十  
杞文十一  
宋平三十七  
曹武十六  
秦景三十八  
楚靈三  
吳夷末五

# 春王正月

附錄左傳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  
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為不煩諸侯令太叔  
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  
大夫事謀闕而巳葬事夫朝士吊大夫送葬不足  
命事於守而巳唯懼無加命矣今大喪不葬而位  
而數於守而巳唯懼無加命矣今大喪不葬而位  
齊必繼室今茲吾獲矣將自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  
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  
馬火中寒暑不獲二其極也子能無退乎晉將失諸  
人曰張趯有煩不獲二其極也子能無退乎晉將失諸  
原公作泉

# 丁未滕子原卒

左傳同盟  
故書名

附錄左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  
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寡人以備內  
官規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



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諂昂之銘曰味且丕顯後  
 世猶晉之况日不俊其能父乎晏子銘曰味且丕顯後  
 向曰晉之况日不俊其能父乎晏子銘曰味且丕顯後  
 兼先落則公從之肸度之幸而得死豈其復祀初景  
 已肸更無子公室之無子之居近市朝夕臣容焉臣  
 公欲更無子公室之無子之居近市朝夕臣容焉臣  
 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近市朝夕臣容焉臣  
 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近市朝夕臣容焉臣  
 之利也敢於臣侈矣且小曰人近市朝夕臣容焉臣  
 既利也敢於臣侈矣且小曰人近市朝夕臣容焉臣  
 刑有鬻踊者故對曰公笑曰何貴賤既於景公乎  
 叔向語而稱之晏子對曰公笑曰何貴賤既於景公乎  
 言其語而稱之晏子對曰公笑曰何貴賤既於景公乎  
 社則成矣且既拜是謂之謂乎及晏子省刑君曰於  
 宅則成矣且既拜是謂之謂乎及晏子省刑君曰於  
 卜鄰矣且既拜是謂之謂乎及晏子省刑君曰於  
 古之制也吾卜敢違諸君宅不犯非禮室皆如晉公  
 桓子以制也吾卜敢違諸君宅不犯非禮室皆如晉公  
 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鄭伯舊宅公弗許因陳  
 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馬受伯舊宅公弗許因陳  
 伯石再拜稽首受策而弗忘賜馬受伯舊宅公弗許因陳

君若不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則猶寡人微福於  
 太公丁公照臨之好惠顧齊國辱則猶寡人微福於  
 適及遺姑姊若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董  
 振擇君之願也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董  
 曰寡君之願也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董  
 伉儷在縑之也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董  
 馬若惠顧其敝邑撫之自唐晉國賜請其社稷  
 群臣實受其賜也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董  
 晏子受禮叔向也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董  
 晏子受禮叔向也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董  
 民而歸于陳氏也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董  
 自其四以登於釜十則量陳區釜鍾四升矣齊其  
 鍾乃大矣以登於釜十則量陳區釜鍾四升矣齊其  
 加於山魚一鹽蜃蛤弗加於海參其力之諸市履  
 而衣食其一人公聚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而  
 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而  
 歸之如流水公欲無獲民將燠休之其愛之如父而  
 伯戲其相胡公大馬不駕齊無軍行向伯然雖吾  
 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宮室滋無道相乘而女富  
 列無庶民罷而逃寇室卻胥原孤續慶而伯憂  
 溢充聞公命如民無所依君自不俊以樂伯憂  
 在皂隸政在命如民無所依君自不俊以樂伯憂



乎伯石之汰也而無禮於晉猶荷其祿况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皆欲之豹文子色也及樂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郤稱以別三傳之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自治之文子郤病之乃舍之為二子趙獲曰可以取州而弗縣又曰皆舍之及言義也違義禍弗知實難治而弗禍莫大焉以微禍也君子豐曰弗知實難治而弗禍莫大焉以言州必死為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為之請之故其

#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滕始書葬左傳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天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天子服椒為無私忌椒請懿伯之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天子服椒為報小國之葬禮過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社氏曰焮共附錄左傳曰晉韓起如齊逆女而嫁公孫蔓為少姜之子

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虎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執將來乎○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大夫而往則畏日事其謂寡君而使虎布之外心其不往則畏日免於君矣在楚何害有脩寡君盟也荀思對曰君若寡君免於君矣在楚何害有脩寡君盟也荀思對曰君若寡君楚猶在晉實有君心何辱命馬君朝君荀思對曰君若寡君夫失望也且孟曰吉賤而將無事吉庶幾焉尊

# 秋小邾子來朝

左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甲之穆叔曰不可曹馬逆羣好也其如舊而敬以逆之猶曰懼其貳又曰不可曹敬逆來者天所福也舊而敬以逆之猶曰懼其貳又曰不可曹大國來聘小國來朝非孫從之為國也而終之以流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 ○八月大雩

左傳旱也注氏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而昭公之世有再雩是也左氏曰八年無傳餘皆云旱也於再雩則曰早甚也亦可見變之數見矣是年既遭旱曠未幾而連月兩雹昭公昏懦略無遇灾而懼之意終可嘆哉

## 附錄

左傳齊侯田於菅盧蒲嫫見泣且請曰余髮長告之子尾欲復我矣九月子雅不雅放盧蒲嫫于北燕

# 冬天雨雹

杜氏曰記災張氏曰雷厲氣也此中國不振夷狄會諸侯之兆也

# ○北燕伯欵出奔齊

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杜氏曰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其曰北燕從史文也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杜氏曰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

按左氏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罪之也杜氏曰不書大夫逐之而言奔知之也春秋舉王綱正君則治道興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固不君矣而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威脇其主而出之也與鬻音拳之以兵諫無異而獨罪燕伯何哉大夫國君之陪貳以公心選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降禮待之而不可輕也以直道馭之



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晉厲公殺三卻，立胥童，而弑於麗氏。七年見成公十年漢隱帝殺楊史，立郭允明，而弑於趙村。五代史漢隱帝乾楊邠，侍中，史弘肇，樞密使，郭儀，輔政，專權，上厭為大臣所制，左右嬖幸，浸用事。郭允明，為亂，上信之。遂與等皆有所謀，誅之。邠，弘肇，入朝，伏甲，士殺之。於東廡，遣使，密詔，殺郭威，威將兵入朝，皆自殺。衛獻公，蔑冢，卿而信其左右，亦奔夷儀。久而後復也。左傳襄公十四年二十六年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弑；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此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皆以自奔為文，正其本之意也。而垂戒遠矣。宗氏曰：所貴乎國君者，選賢拔

能布在有位信之任之與之共圖國政發龜不

得間也國有公卿大夫而近習間之亂也

附錄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賦

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喪子雅矣晏子

日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為將始司二

惠競爽猶可又弱哉

一個馬姜其危哉

靈平二十齋景十衛襄六蔡

靈五鄭簡二十八豐武十七

靈三三晏夷末六

靈二三晏夷末六

靈二三晏夷末六

# 春王正月大雨雹

左傳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



也黑牲拒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  
災其出也將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  
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人之取之縣人  
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冰以風壯而取之縣人  
傳之與周納之隸人藏之夫無冰以風壯而取之縣人  
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  
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  
天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霜不越而殺雷不發  
而震電之為雷誰能禦之也  
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  
戾氣暄霾雹戾氣也陰陽臣侵君之象宋氏曰  
陰不入為霰陰侵陽不入為雹周之正月夏之十  
一月也是陰極陽微之時以極陰而侵微陽乃季  
氏爭權魯公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  
專制之象也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  
專執兵權以弱公室故數月之間再有大變申豐  
季氏之孚也何氏曰孚信也不肯端言其事故暴

揚於朝歸咎藏冰之失劉氏曰夫申豐言聖王在  
由藏冰故非也魯雖藏川池之水未為不藏冰如  
五帝以前未有藏冰之時豈長雨雹乎且豐之為  
人奸佞人也黨於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推雹災  
歸之藏冰欲以誦媚季氏強臣抹殺災異此與張禹  
求何異哉所以使昭公死夫山谷之冰藏之也周  
於外者未必非此人也  
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燮調之一事耳謂能  
使四時無愆伏凄苦之變雷出不震無蓄霜雹則  
亦誣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  
無失其民雹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  
道合於豳風七月之詩其將能乎高氏曰自去  
月連大雨雹故前以時紀此以  
月紀夫天道如此人事可知  
附錄左傳春王正月許男與馬使椒舉如晉求諸侯



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相見也若歲之日君有惠賜  
盟於宋曰晉楚之君使舉相見也若歲之日君有惠賜  
願結驩於二君請於諸侯亦未可知也厚許司馬而侯曰不  
則楚王假寵以侈其使能者欲遲其心以厚許司馬而侯曰不  
可未可知也厚許司馬而侯曰不  
相猶不可與爭也其許之而亦未可知也厚許司馬而侯曰不  
德猶不可與爭也其許之而亦未可知也厚許司馬而侯曰不  
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何適淫虐楚將棄之而多  
馬齊楚多難有是四三塗陽城大室荆山對曰險而多  
馬齊楚多難有是四三塗陽城大室荆山對曰險而多  
之險也馬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南九川  
恃險與馬不可不為固也從古以然生無與南九川  
脩德音以享神人固其國險與馬不可不為固也從古以然生無與南九川  
不虞也或以多神人固其國險與馬不可不為固也從古以然生無與南九川  
喪其國失其守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也  
桓公至刑無難敵亦喪於不暇又周是社稷之命焉  
盟主衛刑無難敵亦喪於不暇又周是社稷之命焉  
此三作者淫虐文王惠叔向對曰寡君有是社稷之命焉  
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叔向對曰寡君有是社稷之命焉  
是爭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

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  
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曰晉其許我  
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必來者其從宋之盟承乎  
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者其從宋之盟承乎  
之歡不日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者其從宋之盟承乎  
曹畏宋知畏大國何故不來齊而親於晉唯是求  
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  
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  
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  
申

楚子專會諸侯始比左傳晉諸侯如楚魯衛曹知不  
會曹知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  
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  
臣聞諸侯無歸禮也夏啟有鈞臺之享濟陽有景毫  
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濟陽有景毫



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  
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  
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  
選馬王曰吾用齊桓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  
曰小國習之國用桓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  
六君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聞於左師與諸侯之禮  
六君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聞於左師與諸侯之禮  
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先代子產問其故對曰禮  
未見者有六馬又過卒事不先代子產問其故對曰禮  
城父而弗見椒舉請辭焉規宋太子問其故對曰禮  
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謝後見徐子吳出也祧之事  
貳馬故執諸申楚子幣焉謝後見徐子吳出也祧之事  
仍之會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後舉曰夫吳出也祧之事  
大室之盟有緝叛之商紂為黎侯所由用夫吳出也祧之事  
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曰夫吳出也祧之事  
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後後棄善亦如之左師曰然不十  
年後其惡不遠矣汰而後後棄善亦如之左師曰然不十  
程氏曰晉平公不在諸侯楚善亦如之左師曰然不十  
氏曰春秋以來蔡常在陳衛上莊十六年後以服  
大合諸侯故復居陳上今楚

申之會楚子為主而不殊淮夷是在會之諸侯皆  
狄也何氏曰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故君子不殊  
殊會之類所以病中國變於夷狄也晉嘗與吳為會而  
國諸侯在會而楚實主之申之會亦許之  
會矣故淮夷與會累數而不殊之者編刺天下之  
諸侯以中國之君而共為夷狄之行也冢氏曰宋  
之盟號之會晉楚同之猶以秦夷夏內外之辨春秋  
秋譏焉今楚度新立逞其狂悖從晉人求諸侯晉  
之君臣不知為中國惜輕以許之楚遂合夷夏之  
吾十有三國而為此會夷之主夏盟之會盟之一大變  
也是會也夷主之會是謂其意也何楚度  
弒麋以立而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中國從之執  
徐子圍朱方遷賴於鄆城竟莫校杜氏曰謂築城  
與畏其強盛則曰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滅陳  
不能救則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傳九年左滅

春秋左傳卷之九  
二十九年  
楚子圍朱方遷賴於鄆城竟莫校於外竟諸侯無



蔡而又不能救則曰天將棄蔡以墜楚盈而降之  
罰也事見左傳至使窮凶極惡師潰於訾梁身窟  
於棘里而縊於申亥人不致討而天自討之是責  
命于天而以人事為無益而弗為也而可乎弑君  
之賊在春秋時有臣子討之則衛人殺州吁是也  
有四鄰討之則蔡人殺陳佗是也臣子不能討之  
於內四鄰不能討之於外有與之會以定其位則  
齊侯及魯宣公會于平州是也有受其賂以免於  
討則晉侯及諸國會于扈是也然至此極矣則未  
有不以為賊而又推為盟主相與朝事之以聽順  
其所為而不敢忤者也故申之會不殊淮夷者以

在會諸侯皆為夷狄之行皆王法之所當斥而不  
使夏變於夷之意也或曰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  
皆諸侯之良也謀其國至變於夷而不校何哉聖  
人以天自處賢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  
不任於天以義立命不委於命而宇宙在其手者  
也故楚麋書卒不單其偽赴於前諸侯會申與淮  
夷累數於後此以恕待人而責備賢者之意其垂  
訓之義大矣問申之會諸侯從靈王者不貶豈以  
焉從之者乃不得已其情可恕歟抑從之者衆誅  
之則不可勝誅歟不然聖人之深意安在茅堂胡  
氏曰申之會不殊淮夷者在會諸侯皆狄也其臣  
奉六王三公之事制在蠻夷聖人哀人之禮於是天  
下之政中國之事制在蠻夷聖人哀人之禮於是天  
中夏之衰故其詞變而楚麋書卒略其弑而不見











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是也慶封有與弒其君之罪  
楚子殺之宜也而不曰殺齊慶封而曰執齊慶封  
者得楚靈有諸已而非諸人是以慶封曰此執有罪  
不不再言楚子不之予楚以書之也陳氏曰此執  
執之馬耳申之會夷夏之計大變也宋之無會同者  
伯至是楚專合諸侯訖于厥慙諸要宋之無會同者  
而楚由是齊慶封放陳招殺蔡般假討賊之義以號  
天下楚執分其而戒賴威陳滅蔡矣汪氏曰賊之義  
書楚執分其而戒賴威陳滅蔡矣汪氏曰賊之義以號  
其善於諸侯也若曰不使討齊慶封而不書楚討移  
楚慶得賴以竊討賊之名也

### 遂滅賴

左傳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街壁士袒輿櫬從之  
造於中軍王問諸侯賴賴子面縛街壁士袒輿櫬從之  
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親曰成王從之遷許偃於  
欲遷許於賴使將常龜與公子棄疾之遷賴於鄢楚子  
字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  
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

其因義而為利以惡終也家氏曰遂滅賴著楚之暴  
也齊桓侵蔡遂伐楚為中國之諸侯而滅無罪之國  
屢怙其強橫劫中國之諸侯以求經意執一國書遂所  
以誅也遂之為義要當隨事以而滅無罪之國書遂所  
矣高氏曰夷狄之會中國之諸侯以而滅無罪之國書  
中國之大夫遂以諸侯之兵滅人之國云賴子面縛  
出於向戌弭兵之謀也○啖氏曰左氏云賴子面縛  
街壁楚子焚瀾按經但言滅是死位也他年賴降而  
舍之故誤耳

### 九月取郟

左傳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滅  
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滅  
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滅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滅  
莒人滅郟郟之廟社猶存今為魯所取而郟氏曰前此  
滅春秋書取郟責魯也王氏曰郟立莒公于為善因後  
來歸魯魯能請於天子復立其社稷則為善因後  
之則惡矣故交書取而從內諱之例孫氏曰莒莒  
滅郟以惡矣故交書取而從內諱之例孫氏曰莒莒  
郟今又云取者彼以立莒公子為後故以滅言之其







送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  
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勲今死  
而弗以路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  
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  
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襄陵許氏曰  
豹卒而毀中軍則公若宰矣以是知豹之有力於公  
室所謂利之無咎者歎

甲景王五年晉平二十一齊景十一衛襄

十八陳哀三十二杞文十三宋平三

十九秦景四十卒楚靈四吳夷未七

# 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甲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  
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  
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曰夫子唯不  
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洩曰夫子唯不

欲毀也故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  
帥士而哭之叔仲季命杜洩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  
葬之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  
也既葬而為國政未改禮而季孫欲立之南遣曰叔  
也厚則季氏薄彼突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遣使  
國牛取東鄙三以攻諸大與南遺昭子宮射之朝其家  
豎牛取東鄙三以攻諸大與南遺昭子宮射之朝其家  
曰豎牛取東鄙三以攻諸大與南遺昭子宮射之朝其家  
以救罪莫大焉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  
殺諸塞罪莫大焉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  
也莊叔以私怨詩云有覺也周任有言曰為初穆子不賞私  
勞不罰之私怨詩云有覺也周任有言曰為初穆子不賞私  
也莊叔以私怨詩云有覺也周任有言曰為初穆子不賞私  
曰明夷行而歸易筮之遇明夷三入其謙三以初穆子不賞私  
死明夷行而歸易筮之遇明夷三入其謙三以初穆子不賞私  
下其夷之為公也日之數十故以諂人入其謙三以初穆子不賞私  
三明夷之為公也日之數十故以諂人入其謙三以初穆子不賞私  
謙當鳥故曰謙明而未融其當且乎故曰垂其翼象日  
之動故曰離君于夷行當三在旦故曰垂其翼象日  
也艮山也離君于夷行當三在旦故曰垂其翼象日  
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讒



勝將適難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  
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公  
者羊傳舍中軍者何復古也然則曷為不言三  
五亦有中三亦有中毅梁傳貴復正也

按左氏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  
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  
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孔氏曰初作三公季氏  
叔孫氏臣其子弟以一家之內有父子兄弟四品  
以父兄之財入于公弟中取其半或取子或取弟太  
入已孟氏則於子弟中取其半或取子或取弟太  
公得五分歸公一分入已公室二分其國民二家得七  
分公室三分歸公一分入已公室二分其國民二家得七  
初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作時三家各致  
其乘足成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作時三家各致  
季氏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孟孫獨取其半為專  
已甚又釋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以見之  
高氏曰自是公室有民矣然則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  
貢而已無復有民矣

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于季氏矣

冢氏曰前作三軍者非公舍也三家舍也作之非公舍也此言  
舍中軍者非公舍也三家舍也作之非公舍也此言  
非公國人盡屬於三家公室其貧乎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

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正  
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蒯叛事見左

年陽虎專季孫囚定事見左傳而三桓之子孫微矣  
亦能免乎冢氏曰當是時諸侯大夫狂恣犯上未

制其篡弒之肘則田常所為不在書曰舍中軍微  
齊而在魯禍不止於乾侯之出也承行父為政即城  
詞以著其罪也張氏曰保障私家為竊兵權之計自

作三軍之初叔孫豹已知其必改而以盟詛要之  
今叔孫死未期年而改更前制蔑公室以歸私家  
利昭公之猶有童而改更前制蔑公室以歸私家  
舍中軍之書殆有著堅冰之已成也魯遂無人春秋







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也若吾得以志起為閹夫莫對遠矚為司官足苟有晉備何務禮不耻匹夫不朝聘有珪盈而享况耻曰國乎是

以家好有以其晉也敵國

以家好有以其晉也敵國

以家好有以其晉也敵國

以家好有以其晉也敵國

以家好有以其晉也敵國

以家好有以其晉也敵國

以家好有以其晉也敵國

以家好有以其晉也敵國

以家好有以其晉也敵國

以家好有以其晉也敵國

以家好有以其晉也敵國

以家好有以其晉也敵國

以家好有以其晉也敵國

以家好有以其晉也敵國

以家好有以其晉也敵國

以家好有以其晉也敵國

以家好有以其晉也敵國

以家好有以其晉也敵國

以家好有以其晉也敵國

以家好有以其晉也敵國

以家好有以其晉也敵國

春秋左傳卷之九

#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傳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公羊傳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者不言私邑大夫累公邑也穀梁傳以莒無大夫其曰牟夷者不言出其地來也

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接我以利







公羊云潁泉者直泉也非也此地名爾豈謂戰而泉乎

# 秦伯卒

公羊傳何以不各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非也劉氏曰公羊云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非也諸侯卒不名者多矣可以悉謂之夷乎

#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

## 越人伐吳

越始見經左傳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遠啟疆帥師從

之使不設備吳人敗諸鵠岸楚子以驛至于羅汭吳子使來吉乎對曰使吉寡君聞君將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曰克則無知也君若驩焉好之使臣滋故邑休殆而忘其死則無知也君若驩焉震電憑怒震震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彘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誰能常執大馬之守龜軍鼓而敝邑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清萊山遠射師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赤會及汝清萊山遠射師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赤會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啟疆待命于雩婁禮也

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崇惡也楚圍朱方執齊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狄



道也楚於是以前諸侯伐吳則比吳為善而師亦有  
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詞為主而謂  
不可云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誤矣以不可為  
文詞而進人於越一字褒貶義安在乎且吳楚徐  
越雖比於夷狄而劉敞以為其實不同吳大伯之  
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  
也其上世皆為元德顯功通于周室與中國冠帶  
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史記秦紀顯頭之苗裔曰  
大費與禹平水土是為相  
弱舜賜姓嬴氏相弱二子大費與禹平水土是為相  
穆天子傳徐夷作亂伐宗周穆王畏其方熾乃分  
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處潢池東地方熾乃分  
里行仁義通溝陳蔡之間欲舟行上國得朱弓赤  
矢以為天瑞  
乃稱偃王楚後稱王  
史記楚世家帝高陽之曾孫吳回為火正祝融生陸

終陸終少子季連之苗裔曰鬻熊封於楚夷吳越  
王時熊渠甚得江漢之間民和乃立二子為王吳越  
因遂稱王史記吳越世家太伯至壽夢立始大稱王  
夏少康餘世至庶子封於越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  
二火餘世至庶子封於越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  
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  
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  
聖人慎絕人亦春秋之意也陳氏曰初書越而常  
也通吳以制楚者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制吳者楚  
謀之失也汪氏曰楚震乃蠻夷篡弒之以制吳者楚  
者有黨惡之罪春秋於徐越書所以稱責蔡陳  
許諸君之從夷也廬陵李氏曰此書楚通越制吳  
之始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五年書於越入吳  
於夫椒勾踐行成既歸國十年生聚十年而越滅吳  
黃池之會又書於越入吳至哀二十年而越滅吳  
美越惟此  
條書人

春秋左傳卷之九十九 吳越 四十一







加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况下臣君之隸也敢聞  
高氏曰謝前年取莒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  
則魯有辭是以晉受季孫之聘而不見討也

### ○葬祀文公

###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將納亡人之  
柳既盟于北郭矣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之  
奔衛於久矣公代見於左師曰女夫也必亡  
日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  
城母俾城壞母獨  
斯畏女其畏哉

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  
之柳聞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

族也社氏旦亡人華臣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  
焉遂逐合比於是華亥欲代為右師乃與柳比從  
為之徵公使代之宋公寵信闔寺殺世適座而父  
子之恩絕公事見左傳襄六年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  
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  
秦汪氏曰史記李斯傳始皇出遊會稽宦者趙高  
長子扶蘇書未授使符璽事始皇至沙丘病甚賜  
宦者五人在子與高及丞相胡亥曰廢兄而立弟  
是存亡義也高與李斯相耳胡亥曰廢兄而立弟  
立胡亥為王高與李斯相耳胡亥曰廢兄而立弟  
法峻刑誅罰益深陳勝等作亂及沛公屠武  
關高懼弒二世於望夷宮立信恭顯十常侍以亡  
子嬰為王嬰刺殺高顯帝時恭死顯代為中書令委  
漢書汪氏曰前漢書石顯帝時恭死顯代為中書令委



以政事蕭望之進以顯專權言罷中書宦官被譖自  
殺自是姦和並進以顯專權言罷中書宦官被譖自  
謀後置中常侍十人帝時實漢書宦官傳明帝  
騰參建桓超官卿之養子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  
至太尉高子操遂遷漢鼎位寵王守澄田令孜  
以亡唐汪氏曰唐書宦者傳玄宗增宦官朱紫  
扞衛李輔國以後陳弘志劉克明絳憲敬而穆文  
立皆王守澄專之陳弘志劉克明宦官不克遂以憂  
武宣懿僖皆澄鎮之官所立僖宗宦官極於天而不知鑒  
祐凶復參會黨類滅劫而帝室亡矣於天而不知鑒  
覆腹車之轍者不亦悲夫凡此類直書而義自見  
矣襄陵許氏曰經書宋公殺其世子宋華合比  
以奔庸君衰季溺心變習遠去不忠良亂仁相屬若  
出與柳春秋之義惡可一習而坎用牲埋書以售  
其險謀後先如出一轍而華亥之坎用牲埋書以售

比伊戾適以相臣與之合而其譖乃售伊柳戍亥  
人之事後世戒哉臣與之合而其譖乃售伊柳戍亥  
有之可戒哉臣與之合而其譖乃售伊柳戍亥

**附錄**

勞諸祖辭也六月丙戌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  
八匹私面見子敢以皮如請見之馬六匹見王以乘馬  
四匹不見子敢以皮如請見之馬六匹見王以乘馬  
樵樹不採執不抽屋不強旬誓曰牧採樵不入田不  
廢小其人降舍不為暴王不強旬誓曰牧採樵不入田不  
皆知疾其將為晉也韓宣子不怨適楚也楚人弗逆公  
子棄疾其將為晉也韓宣子不怨適楚也楚人弗逆公  
若何效辟及詩曰爾晉之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人弗逆公  
用之效辟及詩曰爾晉之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人弗逆公  
乃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晉侯則焉

**秋九月大雩**

左傳  
旱也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楚遠罷帥師伐吳

罷音皮

左傳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遠洩伐徐徐人救之令尹子房鍾獲宮廡尹棄疾子蕩歸罪於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宮廡尹棄疾子蕩得志於吳也襄陵許氏曰敗楚師者非遠洩也而移伏其誅故書遠罷帥師伐吳以正之楚再不蒞於吳乃移兵有事陳蔡至復伐徐而國亂矣

冬叔弓如楚

左傳聘且吊敗也張氏曰楚與吳仇敵之國而昭公遠昭公非楚故申之會魯不與焉今楚復伐吳其惡益昭昭蓋不待遠故疆之召已服楚而將朝之矣王氏曰信之蠻夷宜迫於強臣外見絕於盟主區區以求附於非也楚恃強暴雖敗猶諱之魯豈敢吊乎蓋四年公

齊侯伐北燕

不會申已而震楚兵威將朝楚而不能故以叔弓先聘而明年躬繼之也

左傳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甸相士鞅送諸河禮也晉侯許之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納捷于却則書弗不以此信未嘗可也家氏曰晉人納捷于却則書弗克納此不書齊侯納北燕伯弗克納捷于却則書弗侯納之正也非奉少奪長之比也但齊景受賄而退故止書伐北燕若以強陵弱而非納燕君耳











